

汉唐体育文化的突出特性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戴俭慧 司马昊翔

摘 要: 汉唐体育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特性。汉唐体育文化突出的“连续性”坚实了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文明道路,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根底;突出的“创新性”塑造出中华民族革故鼎新的进取精神,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根底;突出的“统一性”决定着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坚定信念,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疆域根底;突出的“包容性”确保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体系,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底;突出的“和平性”体现出中华民族与生俱来的美好夙愿,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根底。

关键词: 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汉唐体育文化;突出特性;根底作用

中图分类号: K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4)12-0140-06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1]中华文明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古至今深刻影响着中国人民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2]。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内容,代表着中国人民在长期历史演进过程中的共有智慧结晶和文化传统^[3]。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必须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4]。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保证了中华民族和谐安定的发展环境^[5]。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基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来探究中华民族的历史、精神、疆域、文化和发展。

目前从体育文化视角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聚焦在三个维度。第一,文化记忆维度。体育文化的内涵和价值是民族历史记忆与文化积淀

的载体,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积极的培育作用^[6]。第二,文化自信维度。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增强民族凝聚力,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7]。第三,文化认同维度。体育文化的传播与发展,能够促进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交往交融,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基础^[8]。虽有研究者认为古代体育文化蕴含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9],以及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正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明根底^[10],但从体育文化来探究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间的关联性研究还不多。汉唐时期是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关键时期^[11]。汉唐体育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此,从汉唐体育文化这一载体出发,解读其蕴含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探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底作用,有助于增强中华优

收稿日期:2024-08-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体育赛事审批权改革中的权力配置问题及其治理研究”(22BTY007);山东省青少年教育科学研究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课题“古代体育文化中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研究”(23SCT185)。

作者简介: 戴俭慧,女,苏州大学体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苏州 215021)。司马昊翔,男,通讯作者,苏州大学体育学院助教、博士生(江苏苏州 215021)。

秀传统体育文化自信。

一、汉唐体育文化的“连续性”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根底

汉唐体育文化从横向上看有丰富多元的文化形态,从纵向上看又有一个演进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具有突出的“连续性”。

1. 起源与变迁:汉唐体育文化的形成

汉唐体育文化是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而产生的,其发展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到多元,由无序到有序,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它的起源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人类就生产出能够投掷的石球、砍砸的石锤和狩猎的鱼叉等工具,这些工具的使用显著提高了狩猎效率。随着人类打制和磨制技艺的进步,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出现大量的能够远射的石镞、飞石索、弹丸、标枪等狩猎工具,形成原始形态的体育活动^{[12]5}。

汉唐丰富多样的体育运动项目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变迁形成的,如竞走、长跑、投掷、举重、攀登和拔河等身体体能运动脱胎于生产实践,击剑、角抵、斗兽、手搏、拳术、刀术、枪术、射箭、骑射、赛马、兵器械斗等军事武艺运动是由战争演化出来的。在时代的变迁和文化的融合中,汉唐时期还出现了蹴鞠、马球、步打球、捶丸、木射等球类娱乐活动,以及围棋、象棋、弹棋、六博、双陆、樗蒲等棋类博弈运动和龙舟竞渡、秋千、击壤、登高、拔河等民俗体育运动^[13]。这些运动项目涵盖不同的运动技能和表现形式,不仅强调力量、速度、耐力、敏捷等体能方面的锻炼,也注重技巧和心理素质的培养,追求形式美和艺术性的表现,彰显了古人在体育领域的兴趣和才能。

2. 继承与发展:汉唐体育文化的丰富

汉唐体育文化不断继承先秦体育文化形态,呈现一脉相承和薪火相传的特质,先秦时期关于体育教育的射箭和御车、祭祀礼仪中的乐舞、武舞等,形成古代体育文化的雏形^[14]。思想上的百家争鸣致使“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形气亦然”的养生体育思想产生^[15],人们开始通过导引来保健身体,致使“吹响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的导引行气之术盛行^[16]。军事训练装备的剑、戟、戈、矛、殳以及战车等的改良和演进,围棋、六博、投壶等休闲体育活动的出现,开创了古代体育文化发展的新局面。

丝绸之路的开通,使汉唐体育文化在继承先秦

体育和引入外来体育的基础上,不断融合中原文化而创新。西域传入的乐舞百戏和杂技表演开始兴起,崇武尚勇的社会风气衍生出角抵、搏斗、击剑、斗兽、蹴鞠等活动的盛行。1973年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西汉帛画《导引图》^[17],以及华佗编创出的“五禽戏”^{[18]2740},呈现出单一的导引动作演变为成套体操动作的发展轨迹。隋唐时期,体育的竞技功能和娱乐功能不断发展,包容开放的社会风气使得女性能广泛参与乐舞、围棋、狩猎、射箭、剑术、马球等体育活动。汉唐体育文化萌芽于史前人类的生产实践,形成和发展于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

二、汉唐体育文化的“创新性”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根底

汉唐体育文化彰显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意志品质,又展示不畏艰险、与时俱进的精神气质,具有突出的创新性,塑造出中华民族革故鼎新的进取精神。

1. 革故鼎新,与时俱进

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连续不是停滞,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1]。球是体育活动的重要工具,古代球类运动的演变,始终是其创新性的形态重塑^{[19]82}。

从旧石器时代狩猎的石球到新石器时代进行娱乐游戏的陶响球,再到由踢石球演变而来的蹴鞠运动,球也变成毛和皮所制。唐代马球运动兴盛,修建有专用竞赛场地便于马球运动的开展。1957年考古发现西安大明宫遗址的石志上刻写有“含光殿及球场”字样,说明修建含光殿的同时也修建了马球场^[20]。马球在宫廷中也相当流行,创新出以性格相对温顺、体型较小、速度较慢的驴代替马的“驴鞠”^{[21]152}。从马上或者驴上击球逐渐演化成便于开展的徒步击打球的“步打球”,又演变为以棒击球入穴的“捶丸”和抛球击柱的“木射”^{[21]153}。汉唐体育文化在创新中广泛普及,在传承中发扬光大。

汉代统治者多带头参加体育活动,举办各种竞技比赛和节日庆典来发展体育活动。受统治阶层的影响,普通百姓也以“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为乐^[22]。西汉初年“文景之治”时期,蹴鞠受到上至帝王贵族,下至民间百姓的喜爱,出现了“里有俗,党有场,康庄驰逐,穷巷蹋鞠”^[23]的景象。六博由于完美地结合了游戏性、趣

味性和科学性,成为老少皆宜、百姓喜闻乐见的体育活动^[24]。唐代上至王侯将相,下至市井百姓,不管男女老少无一例外都爱打马球,如《封氏闻见记》中“玄宗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25],描写唐玄宗打马球的高超技艺。《全唐诗》中“君不见淮南少年游侠客,白日球猎夜拥掷”^{[26]323},描述唐人对马球运动的热情,还有“千群白办兵迎节,十对红妆妓打球”^{[26]3419},描写女性打马球的激烈场景。

2. 守正创新,积极进取

汉唐时期人们通过体育活动提高自身健康强健的体魄、顽强不息的意志和自我超越的品质,人们也通过体育培养高尚的道德品质,激励人们不断积极进取、顽强拼搏。

汉代体育活动被视为培养身心健康和意志品质的途径。1971年河南省唐河县出土的东汉画像石中的兵器技击画像^[27],河南省新野县发现的东汉斜索戏车画像砖^[28],还有现藏于洛阳汉画艺术博物馆的西汉画像石中的驯虎画像砖^[29],都体现出古代体育参与者们奋进勇往、无畏艰险、敢于挑战的体育精神。汉代发展角抵百戏,许多表演项目都是创新的动作,如人走索,在索上倒立;鱼跃钻过刀圈、火圈,空翻筋斗;在竿上、马上、叠案上做倒立,在七星盘上跳舞;在前后两辆飞速奔驰的马车上做各种高难度的技巧表演等。这些创新的身体娱乐表演,无论是在动作难度上,还是勇敢精神上,都超越时代,影响后世^[24]。

《汉书·艺文志》载,蹴鞠为兵家技巧类,蹴鞠者要“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30]1762},通过蹴鞠训练出身体强壮、勇敢顽强的战士,以获取战争胜利。摔跤也是古代久盛不衰的项目,最早名为“角抵”,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西汉铜鼻钮角觥图案玺印就刻画着二人两两相当的角抵形象^[31],《汉书·武帝纪》解释为“角者,角技也。抵者,相抵触也”^{[30]194},后又称之为“相扑”。摔跤既是一项崇尚勇武、斗智斗勇的实战搏斗运动,又一种是祭祀表演活动,烘托娱乐气氛。

三、汉唐体育文化的“统一性”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疆域根底

汉唐体育文化始终秉持民族团结的执着坚守和维护国家统一的坚定信念,具有突出的“统一性”。

1. 秉持民族团结的执着坚守

汉唐体育文化既有北方草原民族文化与南方水

域民族文化特点的体育活动,又有盛行于中原民间的民俗体育活动。尤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引发了空前的民族大融合,成为增强中华文化共性与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时期。在此阶段,体育文化在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及其他民族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中互动与发展,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也在汉族文化影响下不断变迁和传承创新。中原地区的蹴鞠、围棋、投壶、武术、杂技、秋千等活动进入江南,北方匈奴、鲜卑、羯族、氐族、羌族进入中原,带来骑射、摔跤、举重、叠案等活动^[32]。2001年山西省雁北师院(今大同大学)出土的北魏胡人缘幢杂技俑和胡人伎乐表演俑,能够看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体育文化的交流和融合^[33],《魏书·乐志》载,道武帝拓跋珪于天兴六年(403年)冬“诏大乐、总章、鼓吹增修杂技,造五兵、角抵”,“长趺、缘幢、跳丸、五案以备百戏”^[34]。

2. 祈求丰收幸福、国泰民安的坚定信念

汉唐体育活动与中国传统节日活动相结合,在锻炼身体和培养意志的同时,又有祈求长寿、丰收、幸福、国泰民安的深层含义。每年五月初五端午节开展龙舟竞渡,以悼念楚国爱国诗人屈原,既有祭祀意义,又兼具夺标的竞技性和表演的娱乐性。隋唐时期,九月初九重阳节的登高习俗,人们在锻炼身体的同时,也抒发怀念故乡、思念故人的情感。秋千活动有祈福国家千秋万载的含义,汉武帝祈千秋之寿,故后宫多秋千之戏^[24]。王维的《寒食城东即事》中提到“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每到寒食节多开展蹴鞠和秋千活动^{[26]1259}。唐代民间非常流行拔河活动,李隆基《观拔河俗戏》诗序云:“俗传此戏,必致年丰。故命北军,以求岁稔。”^{[26]32}看出举办拔河比赛的目的是祈求粮食丰收,国泰民安。

汉唐时期,各民族的文化元素在体育领域得到了相互借鉴和融合,体育成为促进不同民族交流和团结的重要纽带。在同一个文化系统里,少数民族与汉族体育文化相辅相成、相互补充,昭示着“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家国情怀,逐渐形成多元一体、国家统一的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系统^[1]。

四、汉唐体育文化的“包容性”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底

汉唐体育文化在继承与发展中形成了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体育活动,汇聚为多元融合、凝聚共

识的体育思想,保持着开放包容、美美与共的体育交流,确保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

1. 海纳百川,兼容并蓄

中华文明开放包容,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学习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35]。

汉唐体育文化是在中华各民族、各地区间的优秀体育文化交流和传播的基础上,吸收和融合外来体育文化的精髓而来的,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特征。现藏于山东沂南汉墓博物馆的东汉百戏杂技汉画像石上刻画有跳、倒立、七星盘舞、顶杆杂技、鱼龙曼衍的盛大场景^[36]。“跳丸”是在外来文化影响下丰富起来的抛接球杂技表演,《后汉书·西南夷传》载,永宁元年(120年),缅甸掸国王派使节到汉朝,进献了善于幻术的艺人,还有“又善跳丸,数乃至千”^{[18]2851}的杂技艺人,后来又衍生出“跳剑”。“五案”是安息(今伊朗)人在叠案上单人和多人的倒立表演杂技,汉代又创新出能在车上、马上的倒立表演。《西京赋》记载汉代丰富的百戏活动,有“鸟获扛鼎,都卢寻橦。冲狭燕濯,胸突铍锋。跳丸剑之挥霍,走索上而相逢”^{[37]75}之语。“寻橦”是一种顶杆表演杂技活动,由都卢(今越南等)传入中原内地,而后创新出另一种高空走索技艺——高缊。这些包罗万象的古代体育活动,促进了汉代体育文化的兴盛与繁荣,逐渐发展为中华体育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多元融合,凝聚共识

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1]。古代体育文化也是由多元文化汇聚而成,在中外体育文化交流共融的过程中取长补短、丰富发展。比如养生体育,从最早的“熊经鸟申”,到华佗的“五禽戏”,到葛洪的行气术、房中术、辟谷术、导引术,再到孙思邈的“天竺按摩法”等,其发展融合儒家、道家和佛家思想文化,创造一种动静结合、内外双修的训练体系,也融合了阴阳五行、身体锻炼、生理学和医学等知识,表现出古人对自然规律、生命活动、改造自身的认识,形成了独特的养生体育思想文化体系^{[19]29}。

3. 开放包容,美美与共

中国与东亚交往密切,一些体育活动也向外传播,如《旧唐书·东夷列传》载,高丽人“好围棋投壶之戏,人能蹴鞠”^{[38]5320},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又将舞蹈技艺“高丽乐”带入中国。日本在唐时先后多

次派遣使者学习体育文化,相关史书也记载由中国传入日本的射箭、棋艺、马球、蹴鞠、养生等。《三国志·倭国传》载,徐福东渡日本后,使“其人寿考,或百年,或八九十年”^[39]。《隋书·倭国传》载:“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戏饮酒,其余节略与华同。好棋博、握槊、樗蒲之戏。”^[40]可知日本民间与中国一样流行着饮酒射箭、下棋博弈的习俗。《旧唐书·宣宗纪》载,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日本国王子入朝贡方物,王子善棋,帝令待诏顾师言与之对手”,最终顾师言取胜^{[38]620}。日本宫廷宴会也会举行马球活动,公元822年嵯峨天皇在欢迎渤海靺鞨使节的宴会上,观看王文矩等使节的一场马球表演赛后,赋《早春观打球》一汉文诗:“芳春烟景早朝晴,使客乘时出前庭。回杖飞空疑初月,奔球转地似流星。”^{[12]288}

唐代狩猎之风盛行,男女老少皆可参与狩猎活动,帝王贵族们在仲冬季节举行的大型狩猎活动已成为军中之礼的一部分。唐人把狩猎当作重要的军事体育项目,认为狩猎能够培养军人们的骑马、射箭、阵列、号令以及行进能力,《全唐文》载:“大凡古者天子诸侯,四时皆畋,因畋以理兵。先视其礼仪,次察其号令。”^[41]周边国家的猎师也来参与狩猎活动,《新唐书·百官志》载,西亚和南亚的天竺、波斯、大食(阿拉伯国)等国家向唐代进献猎豹、猓猓、猎犬和猎鹰等动物,这些动物由“闲厩使押五坊,以供时狩”^[42],唐人将其驯养用于狩猎活动。从1991年西安市东郊灞桥区金乡县主墓出土的狩猎俑有“胡人”骑马携犬狩猎俑、“胡人”骑马携猎豹俑、“胡人”擎举鹰鹞俑、“胡人”携猓猓狩猎女俑,其中不乏出现猎师和胡服女性猎师的形象^[43]。1972年考古发现陕西省乾县懿德太子李重润墓道的狩猎壁画中,还有“胡人”正在驯猎鹰、猎豹、猎犬的场景,与“胡人”狩猎陶俑相呼应^[44]。

五、汉唐体育文化的“和平性”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根底

汉唐体育文化讲究公平正义,崇尚团结友爱;主张和合共生,反对暴力对抗;倡导平等对话,主张协和万邦。所蕴含的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也是中华民族与生俱来的美好夙愿。

1. 讲究公平正义,崇尚团结友爱

汉唐体育活动始终秉承公平正义、团结友爱、天

人合一的精神和品格。在汉唐体育竞技中,也用公平公正的规则和礼制进行约束和制约。汉代蹴鞠有军事蹴鞠和表演蹴鞠两种形式,军事蹴鞠是一种直接对抗的形式,有裁判执法,有规则可循,《鞠城铭》中明确记载,比赛球场天圆地方,球门如月相对,一队各十二人,赛场上正副裁判执法,规则条例是有法章的,裁判制裁大公无私,球员被罚也无可抱怨^{[37]533}。同蹴鞠一样,马球也是一项团队项目,非常注重团队协作和战术配合,讲究人、马、球和杖的协调统一,蔡孚《打球篇》中“自有长鸣须决胜,能驰讯走满先筹”,反映出唐人敢于对抗、勇于争胜、团结协作的运动精神^{[26]816}。同时,要尊重和保护球手,进行比赛时有着严格的规则,进球称之为得筹,以得筹多少判胜负,进球后更是能“入门百拜瞻雄势,动地三军唱好声”^{[26]3726},赢得全场观众的呐喊和助威。

2. 主张和合共生,反对暴力对抗

古代体育思想讲究人与人、社会、自然的和合共生,注重内外兼修、身心一体的和谐发展,注重团结、平等、友爱,反对暴力对抗。

以和为贵,是中华文明的精髓,止戈为武,是中华儿女的和合之道。汉唐体育有着尚武的精神,但也崇尚和平。击剑对抗时的刺击动作时而伤人,斗兽搏斗时也十分容易受伤,戏车表演活动也十分冒险,唐代也出现过马球比赛时持杖击人的事件。无论是练武还是娱乐活动,参与双方都是要做到“点到为止”“勿轻易击其要害”,要有仁爱之心,“切戒逞血气之私,好勇斗狠之举”,出现伤害行为都是不被提倡的,所以到汉末击剑出现了代用真剑的替代品,唐代蹴鞠活动也逐渐将直接身体对抗改变为间接宫廷娱乐的形式^{[19]76}。中华武术也蕴含和合共生的思想,要求习武者遵循自然规律,例如形意拳的十二型是模仿十二种动物的姿势和形态而来,有着道法自然的意蕴。少林拳术秘籍中的养生练气功法,可以看出中华武术蕴含着天人合一的观念。“仁、义、礼、智、信”是儒家提倡的道德准则,也是唐代人们参加十五柱球活动的必备要求和行为准则^{[21]153}。儒家“中庸”“仁爱”的思想,要求习武之人须文武兼修,不为争强斗恶,而为防身自卫、修身养性。

3. 倡导平等对话,主张协和万邦

汉唐体育交流倡导平等对话,体育活动不仅是展示古人身体和技能的表现形式,也是社交娱乐活动的重要平台,并在不同历史时期传承和发扬的过

程中传递体育文化价值观。《汉书》载,汉武帝“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渝都卢、海中矜、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30]3928},举行大型百戏和角抵活动招待各国使节观看。《封氏闻见记》记载唐玄宗举办千余人的拔河比赛来供外国宾客们观看,在座之人无不震撼,还有唐人与吐蕃人的马球交流比赛,中宗令“四人,敌吐蕃十人”^[25]。2004年考古发现陕西省富平县唐嗣虢王李邕墓壁画上一名身宽体壮、身着红袍、头顶幞帽的“胡人”打马球形象^[45],还有唐代朝廷赠与日本遣唐使的木画紫檀双陆局和围棋局^[46],都见证着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平等友好的体育交流。古丝绸之路不管是西域体育文化的东进,还是东方体育思想的西传,始终是和平的交流,最终中国的兵器武艺等技艺传入西域,提高了西域各国工匠们的装备制造能力,而西域的杂技技巧、音乐舞蹈、思想文化传入中国,与中华体育文化交融,最终实现本土化。

综上,汉唐体育文化蕴含着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特性,不仅是对历史演进的生动诠释,也是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精神标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深厚的历史、精神、疆域、文化和发展根底。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N].人民日报,2023-06-03(1).
- [2] 向玉乔.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J].中州学刊,2023(12):5-13.
- [3] 陈志刚.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6):56-64.
- [4] 习近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J].求是,2024(3).
- [5] 朱军,张兰.论中华文明的五大特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1):24-32.
- [6] 李成龙,金青云.民族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记忆与当代启示:以闯关东时期朝鲜族体育文化为例[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4(2):128-144.
- [7] 王智慧.认知、连接与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机制:基于民族传统体育价值论域的建构与解释[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3(8):1-11.
- [8] 白晋湘,郑健.交往交流交融:苗疆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路径[J].体育学刊,2022(1):1-8.
- [9] 崔乐泉,赵子建.中华体育文明的内涵特征及现代性转化[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23(4):385-395.
- [10] 彭无情,印浩然.浅论中华文明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柢作用:基于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阐释[J].新疆社科论坛,2023(6):34-39.
- [11] 刘征.体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依据、内涵与任务[J].沈阳

- 体育学院学报,2023(1):1-6.
- [12] 杨向东.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 [13] 王赛时.中国古代体育文明[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8;20-24.
- [14] 崔乐泉.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源流[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1;29.
- [15] 吕氏春秋[M].张双棣,张万彬,殷国光,等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23.
- [16] 郭庆藩,王孝鱼.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535.
- [17]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J].文物,1974(7):39-48.
- [18]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19] 刘秉果.插图本中国体育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20] 北大历史系中国古代史研究生小组.西北考古参观纪要[J].史学月刊,1958(2):36-40.
- [21] 王俊奇.唐代体育文化史[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10.
- [22] 缪文远,缪伟,罗永莲.战国策[M].北京:中华书局,2012;260.
- [23]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2;370.
- [24] 司马昊翔,赵晓军.从洛阳出土文物略论汉代体育活动[J].华夏考古,2022(6):82-86.
- [25] 赵贞信.封氏闻见记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5;53.
- [26] 彭定求,等.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27] 周到,李京华.唐河针织厂汉画像石墓的发掘[J].文物,1973(6):26-40.
- [28] 魏忠策.罕见的汉代戏车画像砖[J].中原文物,1981(3):12-14.
- [29] 邓灿.画像遗珍:洛阳汉代画像空心砖[J].书画世界,2013(3):23-25.
- [30]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31] 邓廷良.汉印中所见的体育活动[J].成都体院学报,1985(1):14-20.
- [32] 高松山.河洛体育史[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16;115.
- [33] 刘俊喜.平城考古再现辉煌:雁北师院发现一批北魏墓葬[J].文物世界,2001(1):3-8.
- [34] 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828.
- [35] 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9(6):4-6.
- [36] 华东文物工作队山东组.山东沂南汉画像石墓[J].文物参考资料,1954(8):35-68.
- [37] 萧统,李善.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38] 刘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39] 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1;856.
- [40] 魏征.隋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3;1827.
- [41] 董诰.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7044.
- [42]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218.
- [43] 韩保全,张达宏,王自力,等.西安唐金乡县县墓清理简报[J].文物,1997(1):4-19.
- [44] 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懿德太子墓发掘简报[J].文物,1972(7):26-32.
- [45]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唐嗣虢王李邕墓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2(3):22-25.
- [46] 崔乐泉.介绍日本正仓院所藏围棋盘等文物兼论及有关问题[J].体育文史,1990(6):60-61.

The Prominent Features of Han and Tang Sports Culture and Forging the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Dai Jianhui Sima Haoxiang

Abstract: Han and Tang sports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with prominent continuity, innovation, unity, inclusiveness and peacefulness. The prominent “continuity” of Han and Tang sports culture has laid down the uninterrupted civilization path of the Chinese nation, which is the historical foundation to forge the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prominent “innovation” has shaped the ambition spirit in reform and r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which is the spiritual foundation to forge the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prominent “unity” determines the firm belief in the unity and solidar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is the territorial foundation to forge the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prominent “inclusiveness” ensures the pluralistic and integrated patter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is the cultural foundation to forge the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prominent “peacefulness” embodies the innate wish of the Chinese nation, which is the developmental foundation to forge the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sports culture of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prominent features; foundation roles

责任编辑:何 参 长 亭